

# 武汉的年夜饭：从来没有这么简单，从来没有这么重要

原创 赵景宜 新周刊



今年的除夕夜，对武汉人民，甚至全国人民来说都很特别。 / 《饮食男女》

**昨天，我发了一条朋友圈，问武汉朋友怎么吃年夜饭，所有的回复都是：取消了全部的年夜饭和聚会。**

除夕夜的前一天，早上十点多，大姑妈在家庭微信群发来了消息：“取消年夜饭，还请谅解。”

这个决定有些晚，但也算及时。那时，武汉已正式实行“封城”，全市的公共交通停摆，机场、火车站离汉通道已经关闭。

在这之前，我身边很多武汉的朋友，并不太重视这次疫情。朋友圈里，能看到很多他们的自嘲段子，“全世界都以为武汉出事了，只有武汉人在想着今晚去哪玩。”

这背后，除了巨大的信息不对称，也因为打破了大多数人的惯性思维：疫情持续了二十多天，却突然失去了控制。



武汉“封城”之后的空荡街道。/@林晨同学Hearing

这个结果，出乎了人的意料。特意从新加坡赶回武汉过年的堂妹，稍早嗅出了苗头，她的返程机票提早改签了一个礼拜，但还是没想到被滞留了，假期结束后，她会给学校写邮件说明情况。

其实，学校早就关注这件事——半个月前，每个学生都填了一个问卷，学校要留档三个月内去过中国的人。

很可惜，一场疫情的蔓延速度，很可能快过人们的警觉性。对此，普通人毫无准备。

在周一，我告诉妈妈，今年不能回家了，会退掉回武汉的机票。妈妈有些不解，她问我：准备了很多你爱吃的东西，新年怎么能不回家呢？

那天之前，在汉口的百步亭小区，举办了4万多人的万家宴。我也在家族群里，乐观地向大家表示：“出于安全考虑，我这次不回家过年。主要是机场、高铁站，封闭性空间有感染风险。市区里应该没什么事情。”

我们家住在武昌，离华南海鲜市场隔着一个长江。每天，我都会追踪最新的新闻消息，但在几天前，我并不觉得家里会有危险。

直到昨天，我才知道家里的口罩不到十个。因为爷爷在去年过世，虽然取消了年夜饭，但父亲执意要如期在家举办上香仪式。



年夜饭对中国人有极大的意义。/《饮食男女》

今天除夕夜后，按照习俗，家里的大门会打开，迎接登门上香的亲朋好友。在这种疫情的情况下，大部分人应该不会来，但很难意料谁会出现。

父亲不太在乎眼下的疫情，他这几年酒桌上认识的朋友，过去的战友，很多和他一样固执己见。

这个拜访不需要来前打电话。住在我家的堂姐，给我发微信：“你爸出门买糖去了。”

妈妈和姐姐，意识到了一些危险，但又有些浑然不觉。她们还没有决定好，碰到没有戴口罩上香的访客，是否该拒绝对方登门？

# 01

今年，我家没有年夜饭



在武汉过年，我一直都觉得很冷清。我的妈妈不是本地人，爷爷也是异乡人。在1950年代，爷爷借用了同村人的身份、学历证，离开了原有在河北省的家庭，考进了武汉的国营工厂。

我至今都不知道他真实的名字，以及准确的年龄。去年五月，他因病过世，实际年龄九十多岁。

我历来只吃一顿年夜饭，和奶奶那边的亲戚——她和爷爷的三个儿子（包括我父亲），她的哥哥（我的爹爹），爹爹的两个女儿（我的姑妈）。另外，我有三个堂姐与堂妹，两个表姐。每年的农历二十八日，我爷爷生日那天，大家会一起吃年夜饭。



家人给爷爷过生日。/赵景宜

小时候，六个小孩都围在小桌吃饭。十几年过去，我们都长大了，两个表姐结婚，亲人间的温情感觉变淡许多。

父亲那一代，包括大姑妈，都是在纱厂工作的奶奶一手带大，她常告诫他们要相互扶持，他们长大后，大多去了武昌车辆厂上班，也共同度过了2000年后的下岗潮。

在我们这一代，大家都有了不同的想法，不同的职业，亲人关系早就不热络了。奶奶去世后，兄弟们的走动也变少了。过去大家庭，很自然成了不同的小家庭。

因此，过年大家一起吃次年夜饭，在表面上维持已经不在的亲密感，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。

爷爷去世后的第一年，按照习俗，必须家人团聚。这原本也可能是我们聚在一起吃的最后一次年夜饭，大家互相有了默契，不必勉强非要一起过年。



虽然年味渐渐淡了，但今年格外想和家人聚在一起吃团圆饭。/《别告诉她》

奶奶去世的八年来，全家人之所以能一起吃饭，除了大姑妈努力操持外，还有妈妈一直情愿付出。每一次，年夜饭都在我家里办，妈妈要准备做二十人左右的菜。

一大家人在饭桌上，边吃菜边看春晚的时候，妈妈还在厨房里炒菜、端菜、热菜。我们从没有在酒店吃过年夜饭，十几年前觉得太贵，后来又担心显得亲人太过生分。

这一次，大姑妈像往年一样买了十几斤的鱼、猪肉，在家里炸肉丸。武汉，炸肉丸是年夜饭必备菜。很奇怪，它刚出锅时很好吃，往后就索然无味了。这些出锅的肉丸，会提前做好冻在冰箱里，以备新年时吃。

做好了肉丸，大姑妈会骑着电动车，送给她的弟弟们。每次，我们收到姑妈送来的肉丸、腊香肠、咸肉，就知道离新年不远了。



家庭中的女性是年夜饭的主力军。/《别告诉她》

疫情的到来，这几天很难买到菜，姑妈做的肉丸刚好成了备用的食物。因为疫情，也刚好取消了我家已经有些尴尬的年夜饭。

昨天，我发了一条朋友圈，问武汉朋友怎么吃年夜饭，所有的回复都是：取消了全部的年夜饭和聚会。

这几年，家里人早就习惯了，窗外没有爆竹声的新年，晚饭结束后，大家各自回家看电视。这时候只留下空空的客厅，妈妈继续系上围裙，收拾餐桌，除夕夜就这样结束了。

## 02

**“信息都在网上发布，  
老人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”**

在“封城”那天的早上，我妈妈去了菜场，为明天的年夜饭做最后的准备。但她除了拎走两颗大白菜，几乎一无所获，“菜场都抢空了，一早上很多人来买菜。”她估计了一下，家里现有



的菜，可以勉强吃够一个礼拜。

家族群发来新消息，建议不要再去超市抢购，人群密集的地方可能会成为新的传染地。平日里，亲人们都靠“家族微信群”联系，里面有21个人。很少有人讲话，偶尔会有几个长辈，转发一些“科普”、“励志”的小短文。

月初，我转了几条“新型肺炎”新闻到群里，少有人回复。直到1月20号以后，家庭微信群的信息变得多了起来，热烈讨论起应对措施。他们也会发一些小视频，比如“xxxx有人被隔离了，大家不要出门。”

我们越来越重视这件事。最近几天，妈妈去家附近的三飞菜市场，里面有一个菜贩发热几天后，被隔离。姑妈家附近一个小区，也出现了一名疑似患病的人。

“我知道外科口罩只能戴四个小时，用完了要丢进垃圾袋系住，免得二次污染。”姑妈在电话里，对我说。



并不是所有的中老年人都不戴口罩，不要形成这样的刻板印象。/图虫创意

1985年，她在徐家棚街道工作，其间当了十几年社区居委会主任，一直干到退休。



2003年，非典蔓延的时候，她负责社区的排查工作，“那个时候，我们要挨家挨户上门，登记从国外回来的街坊。武汉不是重灾区，不像现在气氛那么紧张。”

同姑妈打完电话后，她在微信上给我留言：

“封一座城，爱一国人，祈祷所有人健康平安。98年，我在街道办、民政办工作，参与了抗洪救灾工作。在社区工作，两次获得武汉市优秀社区工作者。你姑妈是蛮积极努力工作的人哦。”

但不是每个人和她的想法一样。网上疯传菜价飙涨：连白菜都卖到了三十多一斤。

实际上，每个区域供货量不同，涨幅的情况也不一样。在“封城”那天，一个朋友准备得更早，从凌晨一点到早上七点，她成功买满了冰箱。



了解到肺炎的严重性后，众多武汉市民开始屯粮。/@林晨同学Hearing

之后，朋友发朋友圈感慨：“信息都在网上发布，老人太可怜了，我外婆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早上去买菜，很多老人抱怨菜怎么这么贵，就嫌弃地走掉了。”

在我的家，父亲很少看微信群的内容，他也是最不在乎这次疫情的人。在市政府出台，公共场所必须佩戴口罩前，家人虽多次劝说，他仍不愿戴口罩出门。

每一天，疫情都有新的变化，但父亲执意坚持传统：在家里，如期举行爷爷的上香仪式。

## 03

---

### **他们意识到需要多买一些口罩时， 早就没有太多地方能买到了**

今天的上香，除了父亲外，全家人都显得有些忧心。我们无法预料，除夕夜过后，有多少人会登门拜访。

大姑妈出了预案，“出于礼貌，不能拒绝来上香的客人。我们都要戴口罩，跟来的人说声对不起，上完香后不能再招待你了。”

但毕竟上香的地方，在我父亲的房子里，最终还是他说了算。昨天，他去买好了糖，用来招待留下来坐一坐的人。

在微信群里，我说给来的客人，发下口罩吧。堂姐回复我，家里的口罩没那么多。我没多想，也没细问。



肺炎面前，不能掉以轻心，一定要戴口罩。/unsplash

父亲是一个很沉默又固执的人。对于年夜饭取消，他有些失落。

作为长子的他，平日很少关注亲人，但他不太希望过去的大家庭，因为父母的去世“就这么散了”。他也希望，我们能尊敬来上香的客人。电话里，他有些不耐烦，“别人留下来，不能不招待吃饭吧？”

昨天我给家人打了电话，才知道他们的物资非常紧缺。大姑妈家只有30只外科口罩，堂妹家有50只，我家里的口罩不到十只。

这个数量，完全无法应对新年几天来的访客。几天前，妈妈还在微信里回复我，“够用了”。





身处前线抗击肺炎的医护人员，同样需要口罩。/ @2020央视春晚

比起眼前的疫情，妈妈更关心我新年的安排，微信里反复问我：“新年一个人过，会不会太无聊了？”“你可以提前回北京，我和一个朋友讲好了，可以去她家过年。”“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呀。”

堂妹告诉我，“这周二在药店还能买到口罩，第二天去都卖完了。”我在朋友圈问了一圈，发现身边很多朋友都存在口罩短缺的问题。最近这几天，他们意识到需要多买一些口罩时，早就没有太多地方能买到了。

听到家里口罩紧缺，我内心有些自责，早在12月31日，我就转了“肺炎”的新闻到群里，发了几个购买口罩的链接。

接下来的这段时间，我每天花很多时间，了解最新的动态，不断在朋友圈刷屏。在微信上，我多次告诉长辈们要戴口罩，但却忘记了应该亲自给他们买好要用的口罩。

这几天，人在外地的我一直很焦虑，频繁地刷着手机信息。在酒店的床上，我久久不愿意起床，一次梦到了大家一起吃饭，爷爷就坐在我的身边。他笑眯眯地看着我，关照我倒一点饮料喝（他不喜欢孙子喝酒）。

醒来后，我觉得有些难过。那天，这个海边城市阳光充沛，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。这天是农历二十九日，刚好是我爷爷的生日。

昨晚，我预订了好几单口罩，然而几分钟后就收到了商家的退货信息。只有这一单——一共30个外科口罩，加上配送费200多元，次日送达。

三鑫超市(凯乐花园店) >



海氏海诺碘伏消毒棉球25枚

×3

¥18



稳健医疗 医用护理口罩 17cm\*9cm-3P\*10小袋

×3

¥177

配送费

商家配送

¥30

满减

全店满减

-¥10

 联系商家

实付 ¥215

原本我不太抱希望，然而今天早上九点，我打开了外卖平台软件，地图上显示“骑手在配送”。

妈妈告诉我收到了口罩。她发来一张照片，里面是两盆洗好的蒜苔和豌豆，她在准备午饭了。



无论再难，这个新年终究会过去。/赵景宜

我稍微放下了些心，最坏的情况下，在网购的100多个外科口罩到来前，我的家人还靠着这些，度过一个难捱的新年了。

我希望更多物资能输送到武汉，希望父母、家人、朋友、每一个武汉人，包括受“疫情”影响的其他地方的人，都能平平安安。希望过年期间，大家比我更有耐心与长辈沟通，尽可能取消聚会。

挨过这场疫情，我们还有更多美好的除夕夜。

## 记者手记

我是《新周刊》驻北京记者赵景宜。今年，我没有回武汉老家过年。

在“疫情”快速发展的这一周，很多武汉的朋友、亲人处于无措状态。



我希望这一切能快点过去。希望过年期间，大家比我更有耐心与长辈沟通，尽可能取消聚会聚餐。毕竟平平安安，才能长长久久。

---

✍作者 | 赵景宜

欢迎分享到朋友圈

未经许可禁止转载

广告合作请联系微信号：xzk9681

---

NEWEEKLY

---

## 推荐阅读

点击标题即可阅读全文

**十年后，这部国产鸡毛剧成了非洲人的《还珠格格》**



关闭弹窗广告，比买春运车票还难



忙于带盐的陈欧，把聚美优品齁死了



这部40年前的老电影里，  
有中国人回不去的神仙爱情



# 新周刊

NEW WEEKLY

有态度地生活



长按 · 识别 · 关注





